

醫

貫

砭

醫貫砭卷下

吳江徐靈胎泗溪著

男 燦團和校

論血證

六淫中雖俱能病血其中獨寒氣致病者居多

寒氣致病亦間有之

偏要以此爲主是何肺腸

何也蓋寒傷榮風傷衛自然之理又太陽寒

水少陰腎水俱易以感寒一有所感皮毛先入肺主皮毛
水冷金寒肺經先受血亦水也故經中之水與血一得寒
氣皆凝滯而不行咳嗽帶痰而出問其人必惡寒切其脈
必緊視其血中間必有或紫或黑數點此皆寒淫之驗也

以上數證熱極之病何
營無之一誤則立斃矣醫者不詳審其證便以為陰虛火

動而概用滋陰降火之劑病日深而死日迫矣余嘗用麻

黃桂枝湯而愈者數人皆一服微汗而愈蓋汗與血一物

也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此二語出靈樞經營衛生會論

不可再發其汗汗多之人不可再去其血乃反引為脫血

者必要出汗之證其顛例至於此極而呂氏偏以至理二
字贊之癡人說夢深
信不疑真可憐也
余讀蘭室秘藏而得此意因備記以

廣其傳

麻黃桂枝湯 人參 麥冬 桂枝 當歸 甘草

黃芪 白芍 五味子
此方出東垣蘭室秘藏治吐血門
寒鬱為火而得吐血證者仍從表

散原有此理但亦須有先後次序即使一方之中欲兼顧本原亦須擇其兩不相礙古人曾有合用者用之始不害製方之義乃散者斂者寒者熱者上者下者輕者重者表者裏者燥者潤者一齊并用將使此劑何所適從哉蓋藥味既亂生人固難殺人亦不易服之或不至於延而竟愈亦間有之但古聖立方原有定法最爲嚴謹主唐人專重藥性規矩略寬然古法仍不甚失至宋末猶有存者自東垣出而法度乃遂蕩然特功夫頗深自成一家推崇已久有言不信惟願天下後世將內經及金匱傷寒等書沉潛參究有得於心自能明辨其是非也

客曰吐血可用辛熱爲扶陽抑陰始聞命矣然復有真陰

真陽之說可得聞乎曰世之言陰陽氣血盡之矣誰則豈

知火爲陽氣之根水爲陰血之根乎陰陽屬二氣水火屬五行豈有二氣反根

五行者吾所謂水火又非心腎之謂人身五行之外另有一

無形之火無形之水流行於五臟六腑之間

陰陽二氣內經言之不一

謂之氣自然無形謂之水火則有形矣乃又云無形之水水火故作乎妙之談以欺世其實只見其支離耳惟其

無形故人莫知試觀之天日爲火之精故氣隨之月爲水

之精故潮隨之

日月水皆無形

如星家看五行者必以太陽太陰

爲主然此無形之水火又有一太極爲之主宰

將乎熱之藥補太極

恐尚遠涉則又微乎微矣此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是立

命之門謂之元神無形之火謂之元氣無形之水謂之元

精寄於兩腎中間故曰

誰如此

五臟之中惟腎爲真

餘臟皆假

有是理乎此真水真火真陰真陽之說也

又問曰其陰真陽與血何干乎曰子但知血之爲血而不知血之爲水也人身涕唾津液痰汗便溺皆水也獨血之水隨火而行故其色獨紅腎中之真水乾則真火炎血亦隨火而沸騰腎中之真火衰則真水盛血亦無附而泛上從未聞有真水盛而得病者○火無附而升埋之所惟水有水亦無附而升非笑談乎水之爲物何必有附也惟水火奠其位而氣血各順布焉故以真陰真陽爲要也

薛立齋遇張東谷談命時出中庭吐血一二口云久有此證遇勞卽發余意此勞傷肺氣其血必散視之果然與補中益氣湯加門冬五味山藥熟地茯神遠志服之而愈

呂氏云此證今人必混入歸脾矣看古人分明不苟處傷
肺氣吐血用歸脾湯間或有之但斷斷不用補中益氣耳
况補中益氣湯中門冬五味熟地與升柴同用惟薛氏效
法東垣者有之於古人製方之義全失繆種流傳至趙氏
等而極真堪痛心者也或云既如此不通何以服之有效
蓋製方與選藥原屬二道苟其藥不盡與病相反一味合
宜卽有小效但藥是而不成方或不能速愈或不能全愈
或愈而有弊耳非謂製方無法人參竟不補附子竟不熱
也惟急證危證大證奇證緊要關頭而製方有乖則徒有
害而無益學者豈可因其有小效而遂奉爲章程耶且安
知無陰受其害而不覺者亦安知無明受其害而諱言者

論八味丸

八味丸 治命門火衰不能生土致脾胃虛寒飲食少思
大便不實下元衰憊脘腹疼痛夜多漩溺等證 熟地

山藥 山黃 丹皮 茯苓 澤瀉 肉桂 附子 按八

於仲景金匱要略中凡五見一見於第五篇云治脚氣上
人少腹不仁再見於第六篇云虛勞腰痛少腹拘急小便
不利者八味腎氣丸主之三見於第十一篇云夫短氣有
微飲常從小便去之腎氣丸主之四見於第十二篇云男
子消渴小便反多飲一斗小便亦一斗腎氣丸主之五見
於第廿二篇云婦人轉胞不得溺但利小便則愈腎氣丸
主之觀此五條皆瀉少腹膀胱寒濕之疾為多蓋腎者水
藏凡水病皆歸之故川芎茯苓澤瀉山藥等利水之藥而腎
虛惡燥故又用熟地黃肉苁蓉等滋斂之藥又水為寒邪故用
附桂等助陽通痺之藥相濟而相成總以通腎氣利小便
為主此八味之正義也就知趙氏竟以之為補先天真火
并能補太極之方不但仲景之所不料即自古造方者亦
不料也○又按古法只有乾地黃生地黃並無熟地黃熟
地黃乃後人製法以之入滋補下焦藥中頗為得宜若入
湯劑及涼血等藥甚屬不合蓋地黃專取其性涼滑利熱
則膩滯不能流行矣况外感未消痰火未除一槩用熟地

為目加減不依易老亦不效今人有加人參者人參乃是
 尤甚
 脾經藥到不得腎經人參不可加柴胡獨可加乎有加黃柏知母者有
 欲減澤瀉者皆不知立方本意也加知柏不知立方之公意加柴胡獨知立方之
 本意
 乎

水火論

坎乾水也氣也即小而井大而海也兌坤水也形也即微
 而露大而雨也井海之水為氣雨露之水為形成何說話一陽陷於二陰為坎
 坎以水氣潛行地中坎為水何以云坎以水氣為萬物受命根本故曰
 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一陰上徹於二陽為兌兌以有形之

水普施於萬物之上

兌澤也如何普施萬物之上

爲資生之利澤故曰

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明此二水可以悟治火之道矣心火

者有形之火也相火者無形之火也無形之火內燥熱而

津液枯

然則命門之真火害人如是耶

以五行有形之兌水制之者權也

兌水是身中何物如何是制之之法

吾身自有上池真水氣也無形者也以

無形之水沃無形之火

無形之水又是身中何物如何是沃之之法一味胡言卽彼亦不能

自解

常而可久者是爲真水真火升降旣宜而水火旣

濟矣醫家不悟先天太極之真體

又說到太極更渺茫矣

不窮無形

水火之妙用而不能用六味八味之神劑者其於醫理尚

欠大半上文說乾說坤說坎說兌以及有形無形真水真火太極真體何等廣大淵微不知有何等出神入化之治法乃竟不過六味八味二方而八卦太極之道已無不貫串通天徹地學問只要記此二方足矣豈非夢境

六味九說

六味丸 治腎虛作渴小便淋秘氣壅痰涎頭目眩暈眼

花耳聾咽燥舌痛腰腿痠軟等證及腎虛發熱自汗盜汗

便血諸血失音水泛為痰之聖藥

水泛為痰是濕在上焦矣豈熟地黃肉所能治

血虛發熱之神劑又治腎陰虛弱津液不降敗濁為痰

豈

濕所宜

或致欬逆

黃肉熟地亦非治欬之藥將痰火補住永成勞怯矣

又治小便不禁

收精氣之虛脫為養氣滋腎制火導水使機關利而脾上

健實

熟地黃肉豈健脾之品

熟地

黃肉

山藥

丹皮

茯苓

澤瀉

地黃山藥澤瀉皆潤物也此方所補之水無形之水

六味有形

之藥何以能補無形之物愈說得高妙愈淺陋矣

物之潤者亦無形

此又亂道之至者何以物

之潤者皆無形然則天下有形之物皆極燥者耶

故用之

呂氏曰明薛新甫治陰虛火動用丹溪補陰法不驗者以

六味代之立應自此以來為補陰之神方矣趙氏得力於

薛氏醫案而益闡其義觸處旁通外邪雜病無不貫攝

外邪

雜病一方治盡稍有知識者決不為此言

而六味之用始盡然趙氏加減之法

甚嚴又稍異於薛氏高鼓峰嘗詳論兩家加減之法而附

以已意

呂氏之學實得之高鼓峰高鼓峰則首宗趙氏之人也呂氏因信高之故而信趙天下之人又因信

呂氏選時文講性理之故而併信其醫且只記兩方可治盡天下之病愚夫又甚樂從貽害遂至於此極所以罪首禍魁高不能辭而承流揚波呂之造孽更無窮世所刻鼓峰心法高呂醫案等書一派相承辨之不勝其辨知趙氏之謬則餘者以授其門人甚辨今述之左

自能知之矣

六味丸薛氏一變而為滋腎生肝飲用六味減半分兩而

加柴胡白朮當歸五味合逍遙而去白芍藥加五味合都

氣意也

柴胡白朮自是二藥何以見得必定是逍遙都氣中來而云合也

以生肝故去芍

藥而留白朮甘草以補脾

六味方中何以容得補脾藥

補脾者金而

制木也以制爲生

相生之法別是一義不得如此謂若云白朮補脾生金而制木遠隔幾藏則六

味補腎卽便生肝奈何奈何

天地自然之序也又一變而爲人參補氣

湯其義愈變化無窮真游龍戲海之妙去澤瀉而加參芪

朮歸陳皮甘草五味門冬

參芪朮陳皮如

夫白朮之與六

味其化相反焉得合之曰從合生脈來

生脈中無白朮且何以知其必從此

耶則有自然相通之義借茯苓以合五味異攻之妙

止茯苓

何以卽是異攻

用當歸黃芪以合養血之奇其不用澤瀉者蓋爲

發熱作渴小便不調則無再竭之理理無再竭便當急生

云生脈則非生小便也

生脈之所由來旣當生脈異攻之可以轉入

也且水生高原氣化能出肺氣將敗故作渴不調此所以急去澤瀉而生金滋水復崇土以生金其苦心可不知哉

枉勞苦心

又一變而爲加味地黃丸又名抑陰地黃丸

陰如何放肆而

必欲抑之

加生地柴胡五味復等其分愈出愈奇矣柴胡從逍

遙來生地從固本來五味仍合都氣

一方自是一方一藥自是一藥除兩方合

併名曰偶方之外絕無可以牽連之道乃必指方中某藥從某方來則六味之中熟地從何方來黃肉從何方來耶

其曰耳內痒痛或眼昏痰喘或熱渴便澀而總爲肝腎陰

虛則知其陰虛半由火鬱而致也柴胡以疎之鬱火非生

地不能涼用五味仍瀉丁以補金補金以生水也曰抑陰

非疎不可疎之所以抑之生地涼血便有瀉義瀉之所以

抑之也

生地又是瀉陰之藥非但前後背謬更是千古怪談

又一變而爲九味地黃

丸以赤茯苓換白茯苓

加用棟子當歸史君子川芎

此更怪之

怪者史君子治小兒疳癪疳蟲俱在腸胃之中若同六味

入腎將疳蟲已入腎耶又川芎乃升提之品將提六味於

何處耶抑欲令

盡是直瀉厥陰風木之藥仍是肝腎同治

川芎亦入腎也

之法緣諸疳必有蟲皆風木之所化肝有可伐之理但伐

其子則傷其母故用六味以補其母去澤瀉者腎不宜再

洩也趙氏則以爲六味加減法須嚴其善用六味雖薛氏

啓其悟端而以上變化

槩未透其根底故盡廢而不能用

見其能合當歸柴胡而去芍藥則反用芍藥為疎肝益腎

此則其聰明也乃謂白朮與六味水上相反人參脾藥不

入腎

此二句乃趙氏一隙之明但不
知柴胡又何可以合六味耳

其論亦高簡嚴密然

細參薛氏畢竟趙氏拘淺薛氏諸變法似乎寬活然其實

嚴密學者當善悟其妙

薛氏諸加減法昏憤已極趙氏之
不盡從之亦非必能知其繆也其

意蓋以為六味一方不必多用加減之法而已無病不治
耳然其以薛之加減為未當不可謂其無一隙之明乃呂
氏又不以為然而轉崇薛氏則其昏憤更甚於趙矣○古
人製方之法有上下大小燥濕寒熱緩急補瀉內外升降
氣血陰陽輕重奇偶種種不同絲毫不可假借其間亦有
並用之法然必其經絡相通雖相反而實相濟又必先聖
方中曾有合用者乃可加入否則即為杜撰其云從某方
某方來更屬可笑夫一藥乃萬方所共安見此味必根於

某方如有人作文自註云此也字從某書來此者字從某
文來豈不令人噴飯耶呂氏述其說而碩之我不慨薛氏
而慨呂氏矣而以意通之大旨以肝腎為主而旁救脾肺則安
頓君相二火不必提起而自然帖伏矣亂道一篇到底說何病初逢至此其心殆如糞土矣

八味丸證

君子觀象於坎而知腎中其有水火之道焉夫一陽居於
二陰爲坎此人生與天地相似也今人入房盛而陽事易
舉者陰虛火動也陽事先痿者命門火衰也真水竭則隆
冬不寒真火息則盛夏不熱素問謂經論云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生外熱陰

盛生肉寒蓋陰陽或偏則畏寒畏熱此之謂病若陰冬不寒盛夏不熱則是陰陽充足之候去天神不遠矣豈反是眞水眞火已竭爲將死之人乎是方也熟地山萸丹皮澤瀉山藥茯苓皆

濡潤之品

澤瀉茯苓丹皮俱不得爲潤藥

所以能壯水之主肉桂附子辛

潤之物能於水中補火所以益火之原水火得其養則腎

氣復其天矣益火之原以消陰翳卽此方也蓋益脾胃

地熱

英肉並不

能益脾胃而培萬物之母其利溥矣

相火龍雷論

火有人火有相火人火者所謂燎原之火也遇草而燃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可以直折黃連之屬可以制

之相火者龍火也雷火也得濕則熖遇水則熖不知其性而以水折之以濕攻之適足以光焰燭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以火逐之則焰灼自消炎光撲滅今人率以黃柏治相火是水滅濕伏龍雷之火愈發矣龍雷之火每當濃陰驟雨之時火焰愈熾或燒燬房屋或擊碎木石其勢誠不可抗惟太陽一照火自消滅此得水則熾得火則滅之一驗也

桂附引火歸原引之下達耳是補龍雷之火非滅之也不顧文理專以大言惑愚人耳

陰虛發熱論

世間發熱類傷寒者數種至於勞心好色內傷真陰真陰

既傷則陽無所附故亦發熱其人必面赤煩躁口渴引飲
骨痛脈數而大或尺數而無力者是也惟丹溪發明補陰
之說以四物湯加黃柏知母此用血藥以補血之不足者
也世襲相因屢用不效何耶蓋因陰字認不真誤以血爲
陰耳當作腎中之真陰即先天也內經曰諸寒之而熱者
取之陰諸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王太僕先
生註云大寒而盛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大熱而盛寒之不
寒是無水也又云倏忽往來時發時止是無火也晝見夜
伏夜見晝止時節而動是無水也當求其屬而主之無火

者宜益火之原以消陰翳無水者宜壯水之主以鎮陽光

必須六味八味二丸出入增減以補真陰此又自造王太

寒之五句出素問至真要大論王註言益火之源以消陰

翳壯水之主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祇此五句是原文

餘俱增出者註之意蓋謂熱病以寒藥治其熱熱宜自退

乃熱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陰分增益其水以配火則陰

盛而陽自伏不用瀉而用補所謂壯水之主也寒病以熱

藥治其寒寒宜自已乃寒仍在此不可以驅當於陽分增

益其火以配水則陽旺而陰自衰亦不用瀉而用補所謂

益火之源也何等明白下文即接云但益心之陽寒亦通

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明指心為陽腎為陰即經文司天

運氣以心為火腎為水之說並不指腎中之陰陽也專指

腎言已屬不倫又造出無數亂道且接出必須六味八味

九一句似亦早王太僕之言何等荒唐自此說行人竟以

益火之源二句鑿鑿指腎經言而六味八味真

王太僕以來不易之神方矣嗚呼豈不冤哉

屢用屢效

若有產後及大失血後陰血暴傷必大發熱亦名陰虛發熱此陰字正謂氣血之陰若以涼藥正治立死正所謂象白虎湯證悞服白虎湯必死當此之時偏不用四物湯有形之血不能速化幾希之氣所宜急固須用獨參湯或當歸補血湯使無形生出有形來血脫氣亦脫故急固其氣不使脫盡乃可用大補之劑非始終用參亦非一用參而不必服藥也若云生出非但緩不及事且全失用參之義矣此陽生陰長之妙用不可不知也或問曰子之論則詳矣氣虛血虛均是內傷何以辨之予曰悉乎予之問也蓋陰虛者面必赤無根之火戴於上也若是陽證火入於內面必不赤

實熱

之證陽明大旺面固赤腎火上其口渴者腎水乾枯引水
浮面赤何云陽證無面赤者陽明證口但口渴而舌必滑脈雖數而尺必無
自救也湯最甚

力甚者尺雖洪數而按之必不鼓此爲辨耳雖然若問其
人曾服過涼藥脈亦有力而鼓指矣戴復菴云服涼藥而
脈反加數者火鬱也宜升虛人敗證總無升法云宜溫則得矣宜補切忌寒
涼犯之必死臨證更宜詳辨毫釐之差枉人性命慎哉

咳嗽論

外感風寒而咳嗽者今人率以麻黃枳殼紫蘇之類發散
表邪謂從表而入者自表而出如果係形氣病氣俱實者

一千而愈若形氣病氣稍虛者宜以補脾為主

治嗽正與補脾相反

安是有外感咳嗽而自芪朮等藥者

而佐以解表之藥

補脾中如何容得解表之藥宜立方之盡

不通也

何以故蓋肺主皮毛惟其虛也故湊理不密風邪易

以入之若肺不虛邪何從而入耶

然則竟不必問其何因一概大補可耶

人所以製參蘇飲中必有參

人參本不為補脾而設且桂枝湯中有芍藥甘草解表中兼實脾也

感證亦非盡用參蘇飲也

芍藥甘草並非為補脾而設傷寒諸

家註甚明且桂枝亦非治嗽方也

脾實則肺金有養皮毛有衛已入之邪

易以出

邪已在內而補之則補邪矣世有賊未去而堅築牆垣以為如此則賊易去者非至愚乎當改云已

入之邪終身不出

後來之邪無自而入矣若專以解表則肺氣益

虛湊理益疎外邪乘間而來者何時而已耶須以人參黃

芪甘草以補脾兼桂枝以驅邪

此亦非咳嗽所宜用之品

此子謂不治

肺而治脾虛則補其母之義也

此句不如此解蓋此乃隔二隔三之治以治藏邪以

病則然若感冒乃風火之疾能待藏氣相生耶

仁齋直指云肺出氣也腎納氣也肺為氣之主腎為氣之

本凡咳嗽暴重動引百骸自覺氣從臍下逆奔而上者此

腎虛不能收氣歸元當以地黃丸安腎丸主之

此亦嘗問其有邪無

邪母徒從事於肺此虛則補子之義也

補子未知何出

余又有說

焉五行之間惟肺腎二臟母盛而子宮受邪

何以獨此二藏為然且盛

則何以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
反受邪則何以何則肺主氣肺有熱則氣得熱而上蒸不能下生
於腎而腎受邪矣而不生則僅不生腎既受邪則肺益病此
又何也蓋母藏子宮子隱母胎凡人肺金之氣夜臥則歸
藏於腎水之中今因肺受心火之邪又增出心火來欲下避水中
而腎水乾枯有火何以腎又有火無可容之地於是復上而病矣
是肺自病耶是邪病耶若是肺病肺氣歸肺不得為病
若是邪病則爾必欲肺之邪藏於腎而後為不病乎

吐血論

問吐血多起於欬嗽欬嗽血者肺病也方家多以止嗽藥
治肺兼治血而不效何也曰諸書雖分咳血嗽血出於肺

咯血唾血出於腎余謂咳嗽咯唾皆出腎蓋腎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二臟相連病

則俱病而其根在腎

吐血腎病

五藏皆有獨肺為多偏要說皆無肺病講論病源為濟世而設

每語必與古人相契誠何心也○謂腎病必關於肺則可下焦之血必由咳吐出也謂肺病必關於腎則不可上焦之血不必從腰脊過也其所以專指為腎者不過欲獨用六味八味嗟乎六味八味兩藥方耳不知與趙氏何恩每病非此不治即使與此病毫無干涉必先將此病牽到腎經然後用此二方其或斷斷不可牽者則以真陰真陽太極機之丈陰陽太極則處處可假借者於是二方不可須臾離矣故吾謂醫貴者亡明之妖書也

褚氏遺

書津液論云天地定位水位乎中人肖天地亦有水焉在

上為痰在下為水

遺書云

在下為精今改為水與

伏皮為

血從毛竅中出為汗可見痰也水也血也一物也

此又失

意者褚氏明人身上下皆有水並非謂

四者即一物也其動輒離古人如此血之帶痰而出者

乃腎水挾相火炎上也

既是一物則指為痰痰而出亦可耶

惟六味地黃

丸獨補腎水

如有咳嗽等疾及肺氣未清者亦禁用無此等則未嘗不可用也

性不寒涼

不損脾胃久服則水升火降而愈又須用人參抹肺

肺氣逆

咳嗽者

補胃藥收功使金能生水蓋滋其上原也

喘論

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云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佗云肺氣盛為喘活人書云氣有餘

則喘後世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辨云氣盛
當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清肅下
行豈復爲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燂真陰衰與不足而爲喘
焉盛衰二字誤解不得經云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故凡言盛者皆指邪氣凡言虛者皆指精氣然盛虛有二種有外感及別藏之氣來乘而盛者有本經之氣血結聚而盛者有外感及別藏之邪消伐而虛者有本經之氣血衰少而虛者病情不同治法亦異嗟乎盛衰二字所言盛極淺極易而醫者聚訟紛紜千古夢夢可勝長嘆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此何勞辨卽如腎有餘豈指精多肝有餘豈指血多耶至言肺中之火又屬一偏六淫之氣皆爲有餘何但火哉海藏之辨超出前人發千古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火

之有餘水之不足也

此專為要用六味然外來之火不必盡水之不足也

陽之有餘

陰之不足也凡諸逆衝上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

腎者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鑠肺

金烏得而不喘焉

內經云腎者主水主臥與喘也喘何嘗不屬腎舍此明證反引支離之說愈無

頭腦但喘雖屬腎而因各不同治法亦異非六味一方所能盡耳

須用六味地黃加門冬

五味大劑煎飲以壯水之主

如七焦未清痰涎湧結服此非惟不能下達且氣逆涎升

終無愈期矣

則水升火降而喘自定矣蓋緣陰水虛故有火有

火則有痰有痰則咳嗽咳嗽之甚則喘

謂凡喘證只此陰虛一病六味一方

豈不當與前陰虛相火論參看

喉咽痛論

喉與咽乃一身之緊關橐籥也經曰足少陰所生病者口

渴舌乾咽腫上氣監乾及痛素問云邪客於足少陰之絡

令人咽痛不可納食又曰足少陰之絡循喉嚨通舌本凡

喉痛者皆少陰之病

此又亂道靈素手足太陰是厥陰少

咽之證今皆抹殺專指爲腎經之疾

然後可獨用六味八味真苦心也但有寒熱虛實之分

少陰之火如奔馬逆衝到咽喉緊鎖處氣鬱結而不得舒

故或腫或痛也其證必內熱口乾面赤痰涎湧上其尺脈

必數而無力蓋緣腎水虧損

亦有實火者

相火無制而然須用

六味地黃門冬五味大劑作湯服之

喉痛之挾風火者十居八九卽以滋膩峻

斂之藥投之百不一生如辛酉壬戌之間咽喉痛者十人而五不但服溫燥之藥者立斃卽清涼之藥而少加重濁者尚且不救余治以百數皆以辛寒清淡疎散之藥不失一人若依此方無一活者矣又有色慾過

度元陽虧損無根之火遊行無制客於咽喉者須八味腎

氣丸

若遇陽明有火者不立斃乎

大劑煎湯冰冷與飲使引火歸原庶

幾可救此論陰虛咽痛治法如此正褚氏所謂上病療下

也人之喉咽如曲突曲突火炎若以水自上灌下突爆裂

矣

如曲突之火已熾炎及屋宇安得不以水沃乎

惟竈牀下以盆水映之上炎卽

熄此上病療下之一驗也

有急喉痺者其聲如胸痰如拽鋸此為肺絕之候

此乃氣上脫之

證宜入類中風條非急喉痺急喉痺乃風火之證耳不得誤引且果係喉痺人參薑汁豈不止殆耶速宜人

參膏用薑汁竹瀝放開服如未得膏先煎獨參湯救之服

早十全七八次則十全四五遲則不救

眼目論

經曰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腎藏精故治

目者以腎為主

明明說為之精則即眼之精矣明明說五臟六腑各有精矣若指

腎藏精之精即是此精將目雖肝之竅子母相生腎肝同

一治也

併肝腎為一總要專用六味一方耳

又有陽虛不能抗陰者若因飲食失節勞役過度脾胃虛弱下陷於腎肝濁陰不能下降清陽不能上升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令人耳目不明夫五臟六腑之精皆稟受於脾土而上貫於目此精字乃飲食所化之精非天之元精也

內經明云五臟六腑之精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又云目者五臟六腑之精也營衛理魄之所

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其鑿鑿如此偏要說是脾上飲食所化之精反經背道已極至稟受脾上二句又是假造經

文用東垣益氣聰明湯

張子和云目不因火則不病白輪病赤火乘肺也肉輪赤腫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翳火乘肝與脾也赤脈貫目火

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

亦一偏之見六淫之邪皆能傷目也但子和一

味寒涼治火余獨補水以配火亦一句可了

若係邪火豈補水所能化

至於六淫七情錯雜諸證詳倪仲賢原機啓微此書甚好

而薛立齋又爲之參補深明壯水之主益火之原甚有益

於治目者也

若係六淫則壯水之六味益火之八味何可用耶

口瘡論

口瘡上焦實熱中焦虛寒下焦陰火

中焦何以必定虛寒豈無脾胃實火者下

焦何以必定陰火豈無虛寒而逼陽於上者

各經傳變所致當分別而治之如

發熱作渴飲冷此實熱也

輕則用補中益氣

實熱反重則用升補

用六君子湯

實熱而至發熱作渴反用參朮橘半是何肺腸

飲食少思大便不實

此中氣虛也

亦有邪火作渴者

用人參理中湯

大熱大補之藥用於口瘡之證其不

變為危險者亦鮮矣

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此中氣虛寒用附子理中

湯

此是口瘡兼證或是口瘡本證兼證者因口瘡誤治釀成此等敗證也幸證皆本有虛寒之證逼火而成瘡也

此則不治瘡而治本不以此為治口瘡之方也且口瘡治法多端豈不熱虛實四字所能盡 補熱內熱

不時而熱此血虛也用八物加丹皮五味麥冬

發熱豈宜用五味

發熱作渴唾痰小便頻數此腎水虛也用八味丸

作渴吐痰何得

用八味且小便數亦不盡屬虛寒也 日晡發熱或從少腹起陰虛也用四物

參朮五味麥冬不應用加減八味丸

口瘡而日晡發熱則屬陽明矣以下兩方

皆不合且四物湯加入參朮雖亂無章非治口瘡之法又不應而忽改作八味丸則是以人試藥矣○按不應二字出之薛氏醫案薛氏治病每云某病余投某藥不應又改某藥又不應乃曰然則非此病矣又換某藥數十劑而愈如此極多明明是以藥試病矣幸而天命未絕能待換方而愈豈無不應之時不及換方而死且再換一方仍不應而致死者豈少哉蓋能鑿鑿審爲何病猶恐藥力不至不能有功況全然相反以藥試之耶醫案俚鄙庸陋遊移恍惚至薛而極後人猶奉爲模範何愚之甚也 或問虛寒何以能生口瘡而反用

附子理中耶蓋因胃虛穀少則所勝者腎水之氣寒亦何

之氣或因他藏或因本藏上盛則下虛上熱則下寒無一定也逆而承之反爲寒中脾胃

衰虛之火被迫炎上作爲口瘡經曰歲金不及炎火乃行

復則寒雨暴至陰厥乃格陽反上行民病口瘡是也故用

參朮甘草補其土薑附散其寒

既成瘡則火已凝結不先散解降納而惟峻補助火

安有不危者乎則火得所助接引而退舍矣

消渴論

消渴之疾余有一說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氣血得其養何消之有其間攝養失宜水火偏勝津液枯稿以致龍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腸胃合消五臟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無分土中下先治腎爲急

內經云心移熱於肺

傳爲鬲消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謂之食亦則上中二消明明是心與大腸之火與腎無干反盡從腎治耶况腎火上衝之證往往不甚渴即渴亦不能多飲蓋腎中之也既上則下焦之陽衰陽衰則陰盛水爲陰屬故不能多飲

也凡辨陰火實火之法俱視此惟六味八味及加減八味
奈何欲用二方遂不及詳察耶九隨證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腎水則渴自止矣

或問曰下消無水用六味丸以滋少陰腎水矣又加附子
肉桂者何蓋因命門火衰不能蒸腐水穀水穀之氣不能
薰蒸上潤乎肺如釜底無薪鍋蓋乾燥故渴至於肺亦無
所稟不能四布水精並行五經其所飲之水未經火化真
入膀胱正謂飲一升溺一升飲一斗溺一斗此是下消之
證與肺又無
涉試嘗其味甘而不鹹可知矣故用桂附之辛熱壯其少
陰之火竈底加薪枯籠蒸濕稿木得雨生意維新惟明者

知之昧者鮮不以爲迂也昔漢武帝病渴張仲景爲處此

方仲景是漢獻帝時人與武帝相去二百餘年明明可考乃造出此語何耶趙氏所談無往非夢而此則又夢之

最不經者至聖玄關今猶可想八味丸誠良方也瘡疽痊後及

將痊口渴甚者舌黃堅硬者及未患先渴或心煩燥渴小

便頻數或白濁陰痿飲食少思肌膚消瘦及腿腫腳軟口

齒生瘡服之無不效

經云諸痛瘡皆屬於火又云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况經大洩膿血之後

陰血大傷作渴煩躁孤陽欲越乃反以辛熱逐水之藥速之死誓何深也

氣虛中滿論

中滿者證與鼓脹水腫無異何故屬之氣虛請得明言之

否曰氣虛者腎中之火氣虛也

好此該腎自病矣

中滿者中空似

鼓虛滿而非實滿也大略皆脾腎兩虛所致故治腫者先

以脾土為主須補中益氣湯或六君子湯溫補之

水未去而補之

則補其水矣

俾脾土旺則能散精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

精四布五經並行矣或者疑謂喘脹水滿而又加純補之

劑恐益脹滿必須補藥中加行氣利水之品方妙此說深

似得病情終非大方家體

治病而講體統無貽已甚

蓋肺氣既虛不可

復行其氣腎水已衰不可復利其水

利邪水正所以衛正猶之驅邪氣正所

以保正氣豈并腎精而亦利之耶

純補之劑初時似覺不快過時藥力得

行漸有條理矣

至於補腎以治腫其說難明蓋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

若一事疏鑿則失之矣

當時禹亦何嘗不濬川鑿河哉據爾云必須補腎則禹當日祇日益

水之源可矣

今人之治腎水者牽牛大戟粗工之小智正禹之

所惡也間有用五苓五皮者以為中正亦轉利轉虛腎氣

愈衰而愈不能推送矣故須用補腎經曰腎開竅於二陰

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脘脹故曰腎者胃之關關

門不利故水聚而從其類也

可知要利關門不是要補關門也引來却正與爾相左

又曰腎主下焦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可知以決瀆為主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必待三焦之火化始能出也改

經文氣化二字為火化意在八味也孰知換此一字其弊遂百出乎經曰三焦病者氣滿小

腹光堅不得小便澀則水留而為脹曰澀曰水留尚惟張

仲景製金匱腎氣丸補而不滯通而不泄誠治腫之神方

薛立齋屢用屢效詳載醫案余依其案試之甚驗故詳著

焉世有患此幸無誕之乎

金匱腎氣丸 白茯苓 附子 牛膝 肉桂 澤瀉

車前子 山藥 山萸 丹皮 熟地

中滿之病原於腎中之火氣虛不能行水此方內八味丸

爲主以補腎中之火

八味爲利水之劑說見前山藥茯苓澤瀉俱制土驅濕之藥而水爲陰類

故以滑子溫之肉桂通之惟生地黃肉桂爲能滋潤以保腎陰然初起猶不即用須略加通利之後始用之而效此仲景製方之義也知腎氣丸爲治水之藥即可知非全補真陽太極之藥若以此方治盡天下之病則是舉天下之病皆以治水腫之法治之矣思之能不自笑耶

天地

不必作如

腎氣不虛而能行水矣內有附子肉桂辛

熱之品

熱則流通又火能生土土實而能制水矣又有牛

膝車前二味最爲切當方見金匱要略故名金匱腎氣丸

金匱並無車前牛膝乃後人所加亦後人所名也

又有一等純是陰虛者

下一純字專爲六味而病情又

要用其證腹大臍

腫腰痛兩足先腫小水短澀喘嗽有痰不得臥甚至頭面
皆腫或面赤口渴但其人飲食知味大便反燥醫見形腫
氣喘水證標本之疾雜用利水之藥而益甚不知陰虛三
焦之火旺與衝脈之屬火者同逆而上由是水從火溢水
不能相合豈有水反從火溢者即有上積於肺而嗽甚則
之亦宜引火達下不得用純陰藥也
為喘呼不能臥散聚於陰絡而為跗腫隨五臟之虛者入
而聚之為五臟之脹皆相火泛濫其水而生病也
五臟之
脹皆屬
於火從無此論
腫脹用八味固是正治用六味則無此
理矣蓋水勢橫逆得純陰之品則陰氣益壯且無辛芳之
藥則水道必不能開但或遇陰虛之人則用藥忌太燥熱
耳此人治病六味八味不可缺一此論用八味而遺六味

則真陰又無著落所以幻出陰虛一種則六以六味地黃
味仍不可缺六味有知亦感此周旋之德否
加麥冬五味大劑服之滋之不足尚欲親試有驗故錄

噎膈論

內經曰三陽結謂之膈三陽者大腸小腸膀胱也

太陽爲三陽

明爲二陽少陽爲一陽此處三陽舊註指手太陽小腸足太陽膀胱言乃增出大腸來蓋誤以三陽爲三陽經也

結結熱也大腸主津小腸主液大腸熱結則津涸小腸熱

結則液燥膀胱爲州都之官津液藏焉膀胱熱結則津液

竭然而三陽何以致結熱皆腎之病也

然則內經何以不云少陰結謂之膈

蓋腎主五液又腎主大小便腎與膀胱爲一臟一腑腎水

既乾陽火偏盛蒸煎津液三陽熱結則前後閉濇下既不

通必反于上直犯清道上冲吸門喉咽所以噎食不下也

何為水飲可入食物難下蓋食入於陰長氣於陽豈有食未下咽

之時陽氣已長之理乎反引動胃口之火故難入水者陰類也同氣

相投故可入水自然比食易下不必過高其說若胸中有痰飲者則食易下而水反難下矣口吐

白沫者所飲之水沸而上騰也既同氣相投何以又沸糞如羊矢者

食入者少渣滓消盡腸亦乾小而不寬大也本係腸枯非因食少王

太僕云食入即出是無水也食久反出是無火也無水者

壯水之主無火者益火之原王太僕只有寒之不寒是無水也數語今改作治瀕胃法

以淡上六味八味二方我想其
作偽之心不知如何詭秘也 直須以六味地黃丸料大

劑煎飲久服可挽於十中之一二又須絕嗜慾遠房幃薄

滋味可也若曰溫胃胃本不寒何以必若曰補胃胃本不

虛此則又亂道矣爾論病必曰邪之所湊其若曰開鬱香

燥之品開鬱亦不必適以助火局方發揮已有明訓河間

劉氏下以承氣鹹寒損胃津液愈竭無如補陰此證多痰

補陰者焰光自滅

夢遺并精滑論

治以腎肝為主經曰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陽強不能密陰

氣乃絕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夫所謂

陽强者乃肝腎所寄之相火强也所謂陰絕者乃腎中所

藏之真陰也山腎為陰主藏精肝為陽主疎泄推此處疎泄不係肝

也是故腎之陰虛則精不藏肝之陽强則火不秘明明是腎中相

火偏要說是肝火凡肝火動者必上升而以不秘之火加

易怒今人每入房之時必火升而大怒耶臨不藏之精有不夢夢即泄矣薛立齋專用六味地黃以

補腎而治夢遺屢效縱有相火水能滋木水升而木火自

息矣倘有脾胃不足濕熱下流者以前丸為主煎服補中

益氣湯以升提之此又怪異之極者濕熱如何提得且已有濕又屬脾胃亦何可用六味也

論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芪 當歸 人參 炙甘草 陳皮

升麻 柴胡 白朮

或問曰古今稱補中益氣湯爲萬世無窮之利其義云何

曰此發前人所未發繼仲景不倫河間而立意義深遠也世

人一見發熱便以爲外感風寒暑濕之邪非發散邪從何

出又不能灼見風寒暑濕對證施治乃通用解表之劑雜

然並進因致斃者多矣東垣深痛其害創立此方以爲邪

之所湊其氣必虛內傷者多外感者間或有之

辨在前立此方以治

內傷而兼外感者何等牛常必云天下竟無外感之病則亂道矣此人每舉一方必更用別方必更說此方能治盡天下之病不

是何等肺腸縱有外邪亦是乘虛而入但補其中益其氣而邪自退不必攻邪

將歷古治病之方一齊刪却

攻則虛者愈虛而危

亡隨其後矣

攻邪不是改正何以虛者愈虛

倘有外感而內傷不甚者即

於本方中酌加對證之藥而外邪自退所謂仁義之師無

敵於天下也

仁義之師亦非竟不用兵亦也

或問曰余見先生動輒以先天後天立論余攷之易中先

天後天之圖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等卦位於醫中甚無所

合而先生屢言之不已其義云何曰怪乎子之問也余所

謂先天者指一點無形之火氣也

以火氣為先天其玄妙如此

後天者

指有形之體自藏府及血肉皮膚與夫涕唾津液皆是也

既曰先天此時天尚未生何況有乾南坤北八卦對待之

圖乎

先天在天未生之前却不知到在人腹中專恃八味養之豈非夢境

曰然則伏羲此圖

何為而設也余曰此非先天之圖乃中天八卦之圖

歷古無中

天之圖造出此名以遷就自巳亂道此等直是無人心者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出乎

東水源乎西

以水對日亦是怪論

風雨在天上山雷在地下人與萬

物位乎中予嘗見

誰不見

邵子排列如此有先天八卦數其

當今所用者止一文王後天圖

誰用此

出乎震齊平巽相見

乎離致役乎坤悅言乎兌

賁乎乾勞乎坎成乎艮以春秋

晝夜十二時相配因以定陰陽決生死推而天文地理星

相醫卜無一不以此圖爲則至於先天者無形可見前圖無形可見後天圖之有形可見

見在何處種種欺人胡說即易中帝出乎震之帝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之神是也此二句却是文王後天圖之語又與上文先天圖說不合

帝與神即予先天要論中所稱真君真主本係無形何以反出

在後天圖說內不得已而強立此名以爲主宰先天之體以爲流

行後天之用東垣先生獨會其宗而以補中益氣方中用

柴胡升麻者正以升發先天之氣於脾土之中先天之氣前要用六

味八味則云在腎中此要用補中益氣則云在脾土中况
先天之氣立於天尚未生之前獨升麻柴胡足以左之右
之真乾坤在真萬世無窮之利余所以諄諄爲言也若飲
手之神技也食失節寒溫不適脾胃乃傷喜怒哀憂恐損耗元氣脾胃氣
衰元氣不足而火獨盛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元氣之賊
也壯火食氣少火生氣火與元氣不兩立必要將火滅盡元氣方存豈非
胡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肝腎名曰重強何以虛則反下
流且流去是何物內經重強二字亦不如此講經云脾脈
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
強此乃指脾之病脈言脈病則五臟皆不和順也何嘗指下流肝腎耶陰火得乘其土位故
脾證始得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

止其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又雜外感之證蓋脾之氣下流

使穀氣不得升浮是春生之令不行句句不無陽

以護其營衛衛即衛身之陽氣也如遂不任風寒而生寒

熱此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

傷寒發熱拂拂如羽毛之熱熱在皮毛三陽俱有壯熱之證若陽明則熱在

肌膚為尤劇如內傷者肌體壯熱捫之烙手內傷雖無總

甚如何反何背只微熱右手氣口脈大於左手人迎三倍此又亂道脈大三倍是關

以爲極熱格之脈危證其氣口脈急大而數時一代而瀉代脈亦是

矣豈內傷乎內傷即現此脈且瀉是肺之本脈代是氣不相接乃脾胃

脈亦不可派定也

不足之脈大是洪大洪大而數乃心脈刑肺急是弦急乃

肝木挾心火克肺金也其右關脈屬脾比五脈獨大而數

數中時顯一代此不甚勞役是飲食不時寒溫失所以又何

鑒派定胃脈損弱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脈如此以上語諸

如此傷肺又俱說肺金若外傷則人迎脈大於氣口也

或問曰丹溪云東南之人陽氣易以升不可服補中益氣

湯當今江以南之人果盡不當服乎曰東南指人之臟腑

而言也何不云東南之臟不可服補中益氣湯耶然則肺

腎謂之西北人矣作此語者其臟腑殆無人氣其人上感者必下虛其腎氣大虛矣急須填補北方先天

之元氣爲要總而言之先天後天不得截然兩分上焦元

氣不足者下陷於腎中也

元氣本不在上焦即使上焦亦有元氣如何陷人胃中

當

取之至陰之下下焦真陰不足者飛越於上部也

陰氣如何能飛

越焉可不引而歸原耶

引陰歸而從未前問

是以補中益氣湯與腎

氣丸並用

即前怪法

朝服補陽暮服補陰互相培養

傷飲食論

大凡元氣完固之人多食不傷過時不飢若夫先因本氣不足致令飲食有傷矣尅削之藥一用飲食雖消但脾既已受傷而復經此一翻消化愈虛其虛明後日食復不化

猶謂前藥已效藥力欠多湯丸並進展轉相害羸瘦日增

良可悲哉

消化之藥原不致人長服也

余痛此弊因申言之凡太平丸

保和丸肥兒丸之類其名雖美俱不敢用蓋名之美者其

藥必惡

然則陷胸抵當等名皆大補之劑而天真大造等方皆傷生之藥耶

故以美名加之

以欺人耳目華大方家可用也

古人立此名專為欺人而設不知有人與後世何

欲騙人人其全中耶人方家以其名之美不可用然則大方家所用皆惡名之方耶

夫有醫術有醫

道術可暫行一端道可流傳千古

道中無術術中無道藥是術補藥是道一時

之人不妨瀉千古之人必須補不知其心何若而能作此不通之談

有古方有今方有聖方

有俗方余以為今人不及古人不敢自立一方

六味八味二方也

用原不必更立方也。若脾胃惟東垣爲聖選而用之以調中益氣補中益氣二方出入增減真知其寒物傷也。本方中加熱藥如薑桂之類熱物傷也加黃連之類真知有肉食傷也加山楂數粒酒食傷也加葛花一味隨證調理。二方誠有用處然謂必要則怪談矣此東垣之法方士之繩墨也。然以寒治熱而熱不去以熱治寒而寒不除奈何。經曰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之不熱是無火也。壯水之主益火之原此東垣之未及也。治脾胃原不專講寒熱蓋飲食勞倦所謂不內外因與壯水益火何涉蓋一時偶不及說到六味八味忽然記起遂著此二語耳如有食填太陰名曰食厥者上部有脈下部無

脈不吐則死

此語出難經謂上部有脈下部無脈者若其

部暫時無脈吐定之後氣平而脈自復非謂無脈之夫必

令其吐也又並非指食厥而言况食厥證又未必平部腹

脈者句急以陰陽鹽湯探吐其物即愈如有食積腸腹絞

痛于不可按者不得不下

食未消化如何即下審知其為寒積必用

巴豆感應丸

何不用八

味加下藥審知其為熱積必用大黃承氣湯

何不用六

味加下藥下之不當死生立判慎之哉

人身水火原自均平偏者病也火偏多者補水配火不必

去火水偏多者補火配水不必去水

凡人身水火有虛實二種實火者外來之

邪火與臟腑偏盛之火也虛火者陰氣衰少而水覺有餘也惟水亦然若陰氣並未虧而外來實火及臟中浮火自

此亦補陰以配之將配到幾千百分而後平譬之天平此耶宜其治傷寒陽明壯熱等疾皆用六味也

重卽彼輕一邊重者只補足輕之一邊決不鑿去馬子蓋

馬子一定之數今人欲瀉水降火者鑿馬子者也據兩亦知馬子

一定若一頭物重必要增馬子耶

或曰正當胸膈飽悶之時數日粒米不下陳皮枳殼木香

烏藥日夜吞咽尚且不通復可補乎曰此正因初先不知

補益擅用發散尅伐太過虛痞之病也經曰下文經語皆是自造無思

解已極想彼料天下人斷無看內經者故耳下焦虛乏中焦痞滿欲治其虛則

中滿愈甚欲消其痞則下焦愈乏庸醫值此難以措手疏

啓其中峻補其下少用則邪壅於上多用則峻補於下所謂塞因塞用者也善用者能以人參一兩或七八錢少加升麻一錢反用升提且二味亦不成方大劑一服卽愈此內經之妙用內經何嘗有此方不可不知也

中暑傷暑論

中暑者面垢自汗口燥悶倒昏不知人背冷手足微冷或吐或瀉或喘或滿是也當是時切勿便與冷水或臥冷地如行路暈死者卽置日中熱地上以小便溺熱土上取熱土罨病人臍上急以二氣丹同蘇合香丸湯調灌下如無

二氣丹研蒜水灌之亦可蓋中傷暑毒外陽內陰諸暑藥多用暖劑如大順散之用薑桂枇杷葉散之用丁香蒜亦辛熱之物又蒜氣臭烈能通諸竅也

中暑用熱又是暑中之一證干不得一或

因好涼太過或其人本屬虛極或因暑邪入中汗出太過陽越於外古方仍有用辛熱者然必審其沉寒之脈證全具方可一用乃以為暑證盡然則殺人如麻矣此人凡論一病必以此病中之極少者立論真可恨也

傷暑而苦頭痛發躁惡熱捫之飢膚大熱必大渴引飲汗

大泄齒燥無氣以動乃為暑傷氣蒼朮白虎主之

有暑而無濕者

蒼朮亦不可用若人元氣不足用前藥不應惟清暑益氣湯或補

中益氣湯為當

自汗多而氣上反用升柴熱氣未清反用參朮與爾何仇必欲殺之大抵夏

月陽氣浮於外

爾亦知陽浮何以用升柴也

陰氣伏於內若人飲食勞

倦內傷中氣或酷暑勞役外傷陽氣者多患之法當調補

元氣為主

暑氣未清而補即補暑矣夏月服補而卒死者我見亦多矣皆此等邪說殺之也

而佐

以解暑若陰寒之證用大順散桂附大辛熱之藥此內經

舍時從證之良法

內經何嘗有此議論

不可不知

清暑益氣湯

黃芪

蒼朮

升麻

人參

白朮

陳皮

神麴

澤瀉

甘草

黃柏

葛根

青皮

當歸

麥冬

五味

雜出不倫古人製方之義至此而盡醫道之一厄也

白虎湯

石膏

知母

甘草

人參

糯米

此是白虎加人參湯

不得祇名 此方是暑月熱病發熱之正方 白虎湯仲景治傷寒汗後裏熱
等證加人參名入參白虎湯治汗後表解大渴之證金匱
亦借以治太陽中暈之證乃隨手錄一方而有數誤焉非
治暑正方一也以白虎加人參湯指為白虎湯二也以梗
米改糯米三也以為祇夏月可用餘月不可用四也其海
動必誤 如此

濕論

東垣曰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曰在下者引而竭之
聖人之言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耳夫濕淫從
外而入裏若用淡滲之劑是降之又降乃復益其陰而重
竭其陽 利濕如何是益陰竭陽豈濕氣是陽耶 則陽氣愈消而精神愈短矣

是陰重強陽重衰反助其邪之謂也是濕而利之故用升陽

風藥即痿以羌活獨活柴胡升麻各一錢水煎熱服四味

亦不成方大法云濕淫所勝助風以平之又假造內經經云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

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正上文淡又曰下者舉之

舉之為正氣下陷則得陽氣升騰而愈矣又曰客者除之

是因曲而為之直也利水即是除客反要提在「焦將

聖人之法可以類推是舉一而知百也有脚氣類傷寒者

發熱惡寒必脚脛間腫痛俱從濕治然治法亦不一也

有濕熱發黃者當從鬱治凡濕熱之物不鬱則不黃禁用

茵陳五苓散

茵陳五苓治濕之正方也凡古人相傳治病

諸下之則加減法也或米或麥之食五穀一疋不易其以有
五果五菜之單食則變通法也若謂古方不可用則猶云
凡飢者禁食五穀服者十不一
生也嗟乎是尚得為人言哉

凡見用茵陳五苓散者十

不一生

仲景殺
過幾人

當用逍遙散方見鬱論

予一日患陰丸一个腫如鴨卵發熱以濕熱證治之不效

細思之數日前從定海小船回有濕布風帆在坐下比上

岸始覺以意逆之此感寒濕在腎丸也乃用六味地黃加

柴胡吳茱肉桂各一錢獨活五分

知其為濕仍必用六味
又必柴胡此理莫解至

服此而病倅愈者蓋一時輕疾得茱萸肉桂
獨活等辛散之藥自然六味不能為害耳

一服熱退再

服腫消後有患偏墜者此方多效

瘡論

或問曰經云夏傷於暑秋必病瘧前人雖備言之旨殊未

暢盡明示諸曰不發於夏而發於秋此亢則害承乃制子

來救母之義

內經瘡論言之甚詳不容再贅一語偏要扯出大節氣位亢害承制之論以欺人又全然

不曉其義豈不汗顏

蓋暑令當權君火用事肺金必受傷尅火位之

下水氣承之腎水爲肺之子因母受火傷子來承之

如此則瘧

乃肺病而寒熱則心腎交戰之病也亂道無理一至於此

以制火救母於是水火相戰

陰陽交爭大勝則大復小勝則小復此陰陽勝復之常理

瘧之所由作也然而有病有不病者蓋邪之所湊其氣必

虛故其人元氣不固者暑邪得以承之所以治瘧以扶元

氣為主

瘧邪方熾如何扶元且爾所謂扶元必是六味助了腎水以滅君火火氣從此大敗其人遂終冷不

熱奈何奈何

發在夏至後處暑前者此三陽受病傷之淺者近而暴也

發在處暑後冬至前者此三陰受病

陰陽受病之故內經言之甚悉何嘗以時

之前後傷之重者遠而深也

至於陰虛者其寒熱亦與正瘧無異而陰瘧中又有真陰

真陽之分

先做六味地歩

人所不知經曰晝見夜伏夜見晝止

按時而發是無水也晝見夜伏夜見晝止倏忽往來時止

時作是無火也又假造經文以寒熱準者皆是無水不準者皆是無火豈非亂道無水者

壯水之主以鎮陽光六味湯主之無火者益火之原以消

陰翳八味湯主之二方豈是治寒熱之藥非但作書者可厭即辨者亦可厭矣世患夫

瘧而不愈者非瘧不可愈乃治之不如法也丹溪云夜發

者邪入陰分宜用血藥引出陽分當歸川芎紅花生地黃

柏治之亦未及真陰真陽之至理徧攷諸書瘧論並未能

露其意天下之病盡用六味八味千古只有爾獨得之秘非但治瘧無人能得此意也且余常試

有神驗故特表而出焉

痢疾論

世有瘧後痢者亦有痢後瘧者夫既為瘧後發洩已盡必

無暑熱之毒復為痢疾

瘧邪未清中氣復虛邪從內陷此正暑毒陷入臟腑之疾最為險證

也

此是元氣下陷脾氣不能升舉似痢非痢也

非痢將指為何病

既為痢後下多則亡血氣又隨痢散陰陽兩虛陽虛則惡

寒陰虛則惡熱故寒熱交戰似瘧非瘧也

雖係氣血兩虛既復寒熱交爭

則是邪仍向外仲景傷寒論中凡陰病轉陽皆易愈之候此乃痢轉為瘧病屬可治若不指為瘧竟作陰虛陽虛論則久病壞證死期將至亦非補中益氣所能愈也則俱作虛論俱用補中益氣加

溫補其病自愈

細閱此書何必嘵嘵著成數卷只兩言括之曰陰虛用六味陽虛用八味足矣讀者

亦不必終然只記二方而千聖之妙訣已傳濟世之良法
已盡所以天下庸醫一見此書無不狂書以爲天下有如
此做名醫之捷徑恨讀之猶晚也殺人之法從此徧天下
矣嗟乎無源亂道何地無之原不足與辨因晚村輩力爲
崇奉而流毒遂無盡故作書者
之罪小而表章者之罪大也

醫貫砭卷下終